

蘇祠

红枫

张忠幸 摄

诗歌·抒怀

东坡名片(组章)

□张世明

大旺山

山不高。
古建的山门高。
山巅高高耸立的十三层白塔，
是高于现实的导航标。
金榜题名的福地，在唐风宋雨
中矗立千年，福佑眉州，走出886名
进士。

站在山门，神奇的大自然，将
助你平步青云。
登上塔顶，欲独占鳌头，须心
胸开阔，装满天下苍生……
大旺山，人不多，香火旺。
苏东坡、李淳风、王安、家铨翁
……阳光下，十分耀眼！

东坡醉月

东坡又平添几根白发。
他频频向明月举杯。明月挡不住
风流才子的盛情，醉得误了把家归。
误了就误了吧，干脆留下来。
佳人陪才子，一路登高望远，
把脉大宋江山，疗治民间疾患。

累了，就到琴弦上坐坐；到字
画里躺躺；到诗词文赋里遛一遛。
自此明月常相守，东坡才情如
泉涌，诗文珠峰——
世人赞叹——明月千古照，东
坡万年青！

三苏湖

三峰山眺望着三苏湖。三苏
湖仰仗着官房山。
拔股祠，余音袅袅；老茶林，茶
香绵绵。氤氲的湖光山色，曲折幽
深，秀美，天然。
岛上千佛寺，千尊佛，祈风调
雨顺。

水下千佛寺，佛千尊，镇早魔
水妖。
雄伟的水库大坝，是百姓心中
永远的千佛寺。
一万亩水稻，一万亩西瓜、葡
萄，一万亩丰水梨，一万亩脐橙……
挂满——沉甸甸的感恩！



眉山文艺

“我眼中的新时代：现代化四川新征程·眉山行”文学采风作品选登

一池清荷

□周闻道

感觉不是走进了眉山三苏祠，而是
汉乐府中的江南。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莲叶
又叫藕叶、清荷叶、荷叶叶、菱荷叶等。
记得读中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这诗，
不解其意，便问语文老师，这清荷叶怎
么用田田来形容啊？老师笑笑，轻轻回
答，形容荷叶茂密、浓郁青碧呀。正应
眼前。走进三苏祠，左边是荷，右侧有
荷，前面还是荷。可以说，从贤贤堂、来
凤轩到披风榭，都被一池清荷围着，甚
至中间还有一池睡莲。睡莲应该也是荷
的一种，此刻睡莲未睡，正与一群自由
自在的彩鲤纠缠在一起，分外妖娆。

疑问也是此时产生的：清荷应是江南
客，何来苏祠伴诗魂？

好在三苏祠的瑞莲亭就在眼前，即便
解说员解说得简约，自己也可以详观细
思，寻求一些答案。似曾相识的亭，会
自然而然把你带去江南。从眉山出发，
携带清荷之质，循着苏轼的足迹，然后
黄州、惠州、儋州，苏州、杭州、常州、
徐州、扬州等等，为官为人为文，都会
感受到清荷之气。此刻，瑞莲亭亭盖相
叠，飞檐兀立，亭屋圆润，四座皆空，虚
位待人。等谁？反正不是我。我知道，
自己不过只是路人甲乙丙丁。刚与柔、
直与曲、方与圆、淡与雅巧妙融合在一
起，不愤世也不媚俗，荷与亭，恰如其
分地彰显出江南之美的个性。

当然，仅有亭还不是江南，甚至不能
构成完整的风景。在江南，亭只是园林
的一部分，一个重要组成元素，但不是
全部。它往往与其它元素搭配在一起，
或楼、或台，或榭，或阁，或山，或水
相伴而栖，才能成就真正的江南。汉乐
府的诗，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这里与亭相伴的却是莲荷，瑞莲亭
畔的一池清荷。

当想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疑惑似乎
有了答案。

我判定不只是江南，蜀地也可采
莲。当得知在北宋时期莲藕就是川南特
产，“天池藕粉”已是钦点的皇室贡品
时，不得不对这川南天赐之莲多了几分
敬重。于是，想起苏轼在《眉州远景楼
记》中对眉山民情民风的记述：“其士
大夫贵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

砂糖橘

“一年前，一场车祸后截去了。”
他的语气异常平静。

“哦，还是我自己挑选好些。”
我赶紧岔开话题，弯下腰，伸手去
筐里拿橘子。

我数了数，筐里还剩6袋橘子。
“我全要了。”我不假思索地说。

“你要这么多？”
“不多，就6袋。我们一家人都
喜欢吃砂糖橘。”

“哦，那给你便宜点，18元一
袋。”

“不用，就20元一袋！”我急忙
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百元纸币递了
过去。

“扫微信吧……我……”男子面
露尴尬。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失误”，
赶紧附和：“好，好，扫微信方便。”
边说边掏手机。

“就付108块吧，谢谢你一次买
这么多。”他语气十分诚恳。

大冷天，一个失去双手的残疾人在
街上卖砂糖橘，太不容易了！我颇为
感动，拿起手机扫了二维码，成功
付款200元。还好，没听到他的手机
响！

中年男子点头微笑着说：“再见。”
我点点头，提着橘子匆匆离去。
“叔叔——等等——”我正准备
进小区大门，背后传来清脆的女孩
儿的声音。

我停步，转身，只见一个大约
七八岁，身穿红色羽绒服的女孩气
喘吁吁地向我跑来。

“叔叔，找你的钱。”小女孩从兜
里掏出一叠纸币，递了过来。红扑扑
的小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像冬日
里的一抹阳光。“爸爸说，你多付了
92元。”

“我……”我颇感意外，一时不
知如何回答。

“爸爸说，你买了6袋，一共
108元，可你付了200元，多了的钱

我们不能收！”小女孩收起了笑容，
一本正经地说。

“是不是你爸弄错了？”
“不会，手机在我身上。刚才，
我去给爸爸买吃的去了。回来后，
我告诉爸爸手机里收到了200元。
他让我赶快追过来，把多付的钱退
给你。”

“你怎么知道是我？万一认错
人了呢？”我笑着说。

“爸爸说，你穿着黑色中长羽
绒服，背上绣着几个很大的红色字
母。再说，我家装橘子的塑料袋是
少有的橘红色。”小姑娘说着指了
指我手中的袋子。

“这橘子是你们自家种的？”我
抖了抖手中装砂糖橘的塑料袋。

“嗯。今早天刚蒙蒙亮，妈妈
就去果园摘橘子了……唉，妈妈
太辛苦了……现在放假了，我就
和爸爸一起出来卖橘子……”

“你真是懂事的孩子！”我
用左手竖起了大拇指。

“爸爸没了双手，实在太不方
便……”小女孩的话里带着无限
伤感。顿了一下，小女孩接着说：
“唉，那是一年前，一场突如其来
的车祸……爸爸推开了妈妈，妈
妈受了轻伤，而爸爸却从此失去了
双手……”小女孩的眼睛里闪
动着晶莹的泪光。

“天太冷了，快和爸爸回家休
息吧。”我心疼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这钱你必须收下！爸爸是
言出必行的！”小女孩说着，把钱
塞进了我的衣兜，转身跑了，脑后
那条马尾辫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我目送小女孩远去，那一抹
鲜亮的红色渐渐隐入了如烟如雾
的微雨中。然而，小女孩那荡漾
着灿烂阳光的笑脸却又清晰地浮
现在我眼前。

多年过去了，每次见到砂糖
橘，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对
卖砂糖橘的父女。

泥呢？我甚至怀疑，这是祠方的刻意
为之，既相信荷、证明荷，也彰显荷。

我没有到过黄州，也没有见过黄州
莲荷，但我知道苏轼在黄州清荷般的
生活。“功废于贪、行成于廉”，是
他的为官准则。

无疑，心情是郁闷的。一个莫须有
的“乌台诗案”，让苏轼遭遇人生第
一次的贬谪。没有被杀也是万幸，苏
轼没有恨。官很小，团练副使，相当
于现在的县武装部副部长，副科级；
还要在地方官的监管之下工作和生活，
类似于现在的缓刑监管，不敢造次和
乱说乱动。

黄州接纳了苏轼，以“中通外直，
不蔓不枝”的纯朴真诚；苏轼融入了
黄州，以“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的
人格姿势。没有俸禄，好在东面的山
坡上还有一块荒地，可以开垦，自食
其力。远离尘嚣，未必不是好事。苏
轼躬耕东坡，在劳作中还细细揣摩，
认真体味，总结出了有名的“食肉
经”——“净洗铛，少着水，柴火
罨烟焰不起……火候足时他自美”。

后来，他去杭州又如此这番，创制
出了新的美食经——“煨制或酥香
味美”、肥而不腻的“东坡肉”，
流传至今，成为川菜瑰宝。他还亲
手盖起了一间茅屋，取名“雪堂”，
经常邀约三五好友，在此喝酒吟诗，
填词作画，研究医药、烹饪、水利
等。

一池清荷，靠的不是池，也不是水，
而是荷自己。
当认清了官场黑暗，厌倦了争权夺
利的浮尘恶习之后，苏轼获得前所未
有的超然淡泊，若一支出淤泥而不染
的清荷。“吾心安处是吾乡”。刚来
时的清苦、孤独、枯燥，很快被宁
静、怡然、开阖代替，“竹杖芒鞋
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也
无风雨也无晴”。一首《定风波》，
定的是苏轼对世界的重新认识，是
诗人的风骨。在《记承天寺夜游》
中，这种超然之境溢于言表：“何
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
吾两人者耳。”苏轼的人生观、世
界观、价值观在黄州发生了变化，
变得脱胎换骨。这也成就了苏轼的
为官为人。

远离庙堂，身处江湖，诗歌是最好
的知己。《念奴娇·赤壁怀古》《前
赤壁赋》《赤壁赋》……短短4年
2个月时间，苏轼创作了220余首
诗、66首词，在人生的低谷，创造
了一生文学的高峰。何况，还可尽
自己的微忱薄力，为一方百姓做点
实事，造福桑梓。

到惠州本来是去招商的，上世纪
末。但热情的主人知道我们是从眉
山来的，便热情主动地介绍起了让
世人不小看惠州的苏东坡，还带我们
去看了王朝云的墓。在惠州，我再
一次感受到一池清荷。

我相信，这是苏轼的荷。
依然是贬，宋哲宗绍圣元年。没有
原因，甚至连黄州之贬时捕风捉影
的事都没有。仅仅因为他与一帮被
贬官员是“元祐旧臣”。

还在河北定州知州任上的苏轼，
遭受莫名的打压，先后被贬到广东
英州、广西南宁军和广东惠州。曾
经沧海，贬对苏轼而言，似乎已是
常态，一贬再贬，宠辱不惊，在被
贬赴惠州的途中，船入赣江，经过
江西万安县的惶恐滩，他竟诗兴大
发，写了一首千古名篇《八月七日
初入赣过惶恐滩》。诗中巧用“惶
恐滩”意象，将一连串数字的强烈
对比，融入时代背景和个人命运，
从“七千里外”贬谪而来的“黑白
头发兼杂”的“二毛人”（自己），
如一叶小舟（一叶身），在险恶的
“十八滩头”上飘零，暗喻世象的
险恶、个人处境的危难。

没有想到的是又有西湖，又有清
荷相伴。

在孤山东麓的王朝云墓，面对“竺
萝西子”“岭南明珠”的惠州西
湖。当有一湖清荷相伴，至少在当
时。因为即便现在，惠州仍是遍地
清荷，从惠城、惠东、惠阳到博
罗、龙门等地，无处不见映日荷
花。何况在“大中国西湖三十六”
中与杭州齐名的惠州？每年的农
历六月中旬起，这里的清荷应该就
会开启百花绽放的模式，大大小小的
荷塘，无不被热闹清艳所簇拥。应
该让苏轼喜出望外，产生一种“夜
来幽梦忽还乡”的感觉。他甚至可
能隐隐感到这是一种吉祥之兆，就
像当年他和弟弟同时金榜题名，
眉山屋前的一池清荷开出了并蒂
莲一样。当然，现在的惠州清荷更
多，洋清园、金山湖公园、鹿江公
园、惠阳周田村、博罗石坝镇、公
庄镇陂头神村，龙门瑶田红石村
等，都是遍地清荷，只是苏轼无缘
欣赏了，只能以魂相伴聊表欣慰。

但清荷风骨，早已融入苏轼血脉。
苏轼在惠州期间写的许多诗词，如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
开》《再用前韵》《寓居定惠院之
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
贵也》《惠州一绝》

《游惠山（并叙）》《赠惠山僧
惠表》《焦千之求惠山泉诗》等，
都具有强烈介入性，既是时代的
写照，也是他清荷人生的写照，端
的是一幅清荷人生图。

当然，苏轼在惠州的清荷人生，
主要还体现在他的为政。当时谈到
此，惠州主人以一句“自东坡谪南
海，天下不敢小惠州”开头，似乎
就概括了一切；然后如数家珍，清
点苏轼的一池清荷。

我不知道，年近花甲的苏轼，在
经历了那么多的被贬挫折后，是如
何做到“不应有恨”，仍以满腔的
激情投入为民造福中的。官不大，
所管的事，所做的事却不少。从与
博罗县令出访，在烈日下为百姓传
播插秧技术，到为罗浮香积寺附近
村民建造水碓水磨，解决百姓舂
米、磨面之难；从引导百姓将檀香
、樟木等研成香粉远销广州等地，
使罗阳溪变成“香溪”，到为当地
百姓施医散药，救死扶伤；从两次
致函时任广东提刑程正辅，呈请
同有关官员解决农业丰收后米价
大跌，官府收税只收钱不收粮，农
民不得不贱价卖粮换钱缴税，到
动员百姓筹资修建“东新桥”和
“西新桥”，及后来的“苏公堤”，
甚至动员其弟妇，将压仓十枚黄
金也捐出来修桥，从此结束了惠
州州与县间为水而愁、隔江相望、
洪波来袭、遍地哀鸿的险恶历史……

朝廷还是刀光剑影，暗潮汹涌，
苏轼惠州政事已是一池清荷。
我初到海南儋州的时间，整整比
苏轼晚了922年。但是，岁月的
尘烟，并没有淹没苏轼在这里留下
的开明之治、德政阳光，所到之处，
无不感受到这种清荷气息。此刻，
海风吹来，天地高远，我仿佛又
听见儋州东坡书院琅琅的书声和
“载酒堂”的举杯和唱。

没有最难，只有更难，或没有最
冤，只有更冤。

思来想去，我还是用了这句流俗
的话，来形容苏轼仕途中的“最后
一贬”——儋州。

又一次接到被贬的皇令，年已62
岁高龄的苏轼，不得不仓促收拾行
囊，携带幼子，离开原有的被贬之
地惠州，踏向烟雨渺茫的琼州海
峡。烟波浩渺，何处是岸？这是
苏轼为官一生的常态，不是被贬，
就是在被贬的路上。唯一相随的，
是一池清荷，永藏于心，浸润骨
髓，所到之处，都外化于形，让百
姓明证。归去来兮，出发即是到
达。他非常明白自己此去的宿命：
“首当作棺，次当作

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
外。”不是悲观，是从容。

儋州的清荷更早开花。四月芳菲
尽的时候，这里便百亩黄皮百亩荷
交相辉映了。不知是原本就有，还
是后人深谙东坡，成全其“守其初
心，始终不变”，在儋州东坡书院
前，专门布置了一片荷田。

清荷在，家就在，根就在，魂就
在。生命中相依为命的两个女人先
后走了，王弗和王润之。“十年生
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再
悲怆断肠的诗文，也唤不回亡妻的
一个温情回眸；善解人意的晚年
红颜知己朝云也走了，走得那么
依依不舍又毅然决然。可能是因为
太看重这段与苏轼相守的日子，她
把自己27岁的芳龄和对苏轼的一
往情深永远留在了岭南，痴心守
护着苏轼殚心所创引以为傲的惠
州功业，当然，还有这里的一湖清
荷。

一路的贬，一路的诗文，一路的
清荷善政。

地处天涯海角的儋州，肯定不能
丝毫以今日的“国际旅游岛”去想
象。生存之道当以农为本，可当时
的海南还处于刀耕火种的蛮荒之
中，饮沟塘积水，食山果野菜，穿
布衣粗麻，遇病也不请医生，而
相信巫师。苏轼欲教人农桑又一口
眉山方言，怎么劝导黎族百姓？
他想到了诗文，一面办“载酒堂”
“东坡书院”，以文会友，“问
奇请益、敷扬文教”；一面以诗
明劝劝劝业授技。于是，有了
《和陶劝农六首》，有了“听我
苦言，其福永久”，勘察水脉，掘
土打井；有了眉山“乡音”和
东坡书院的“此地能开眼界，何
人可配眉山”。

无缘与苏轼在海南相遇，可从他
滴居海南三年，儋州百姓为其搭建
的“桃榔庵”里创作170余首诗
歌、160篇文章，从他续写完成的
《易传》《书传》《论语说》3
部经学著作中，不难洞见苏轼文
学的又一个高峰，和他豁达开
阔、志存高远的忧国忧民情怀。

花卉辞典上说，清荷，兰科植物，
主瓣收根放角，副瓣中宽前窄，捧
瓣捧合如蚌；花色柔白，丝纹青
绿，花瓣质丽，上有淡红点斑。我
相信，这只是清荷之形，而非魂。
清荷的魂只有苏轼知道，与他漂
泊的足迹一道，融汇黄州、惠州、
儋州等地的一方水土里。

江南的清荷，你陪伴了苏轼一
生，也该随苏轼之魂回家看看了！